

## 我平常就是一個女工

我要表達的是寫作的生命力。是被流掉的經<sup>血</sup>。當月亮再出來。當上面亮了一個圓。馬路變得比較不那麼硬。故鄉身上一層一層的油粽籽已經乾硬。我輕輕挪開上面早已凋萎的蕨葉。補上了那個窗戶。我安坐在那本書裡。只要不跌出去。

我別過臉去時一半的臉就變成了貓的臉。一半的胃就伸出小手在抓我。我又要被抓住了。我病了一場後在好好地掃地拖地。心像拖把那樣一次又一次脫水。我平常就是一個女工。跟她們沒有兩樣。我後來把自己振作起來的方式反而是洗衣作飯。把家裡整理乾淨。那裡有一包小小的垃圾。一條小小的橡皮筋。天氣好得兩隻醜貓都自己跑出去曬了。我跟房子吵得太多了。現在不吵了。我卡在房子裡活著。人人都是這樣。在房子裡住。在床上睡。有一天被抓去。

用兩千字洗一隻狗。用兩千字摸一隻貓。都嫌少的。我一生的字都要寫那隻貓。寫貓寫狗。真好命。還可以寫作畫畫。翻開一頁又是新的開始。舊的也不浪費。就拿去回收。生活有很多假象。把假的寫成真的。把真的寫得再真一點。或再假一點。不要再問我真假問題了。這問題不重要。身份也不重要。不要提我的身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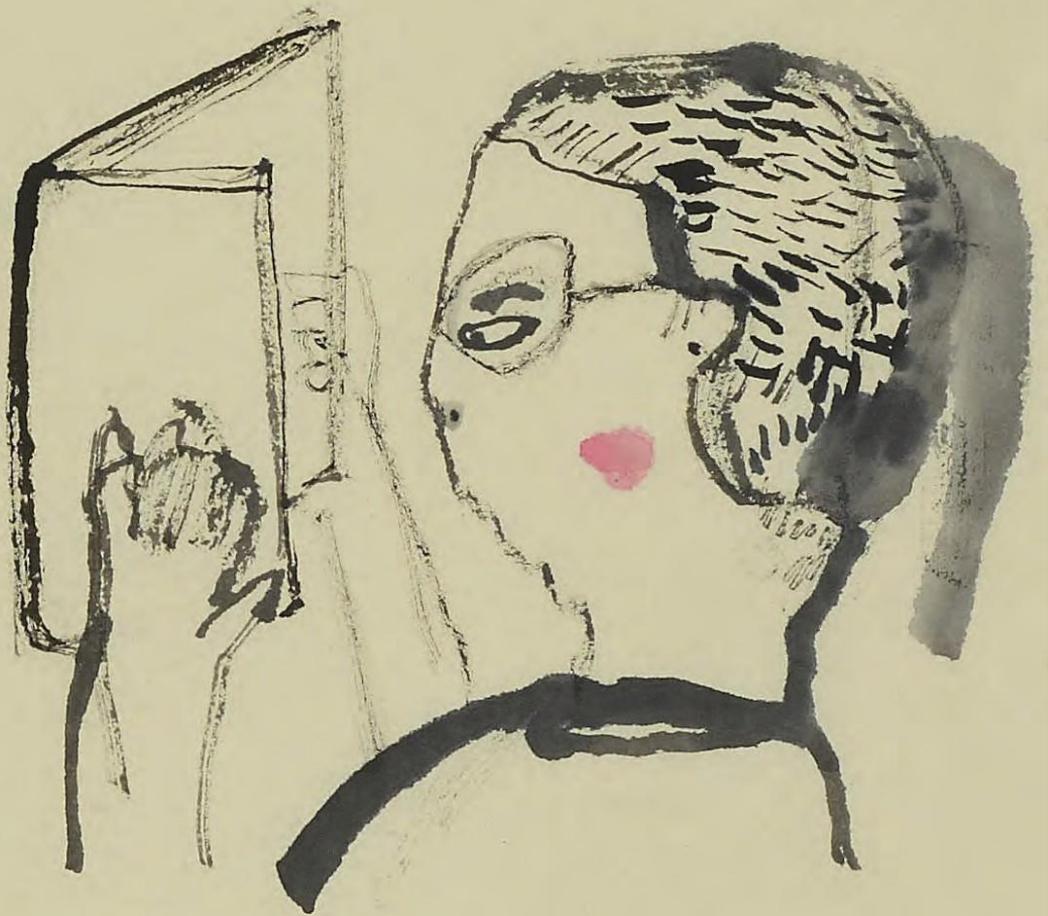
我的故鄉不重要。我的童年跟你是一樣的。沒有人想和故鄉一刀兩斷。也不用事事都扯到故鄉。我對南洋不熟。我沒去過南中國海。對故土沒走過一半。沒住過芭園橡膠園油棕園。沒看過老虎。我的南洋只有我的家。我家附近的商店。我媽媽種的東西。我不要溫暖的故事。溫暖是一種病。

我喜歡假裝這個字。假裝自己是作家。是神經病。

我沒有畫室。只有一張桌子。靠近桌子，有一張窗戶。靠近窗戶，有一個水罐。我現在可以畫畫了。我出發到那團顏料裡。我在那裡落腳。用廢鐵打子彈。我不照鏡子。我家裡沒有鏡子。我沒法穿得體面。別握我的手。別摸我的畫。我有很多醜陋的黑點。乖乖聽話的黑點。太陽在那裡轉紅。我的貓在那裡看我。這樣就好。

我要去泳池了。去泳池了就沒煩惱。我也要用雙腿活活

看。關閉大腦看看。我在冬天去游泳。讓麻木的內臟因寒冷而興奮。讓大骨頭小骨頭磨牙。讓自己變成女神。力大無窮的女神。原來我的命這麼好。還可以在冬天去游泳。還可以變成單面紙娃娃。和一堆人手牽手。



## 作家的一天

每天早上當我寫作不順利。當我的肚子不停阻礙我。我吃了三輪食物。眼鏡壓在我鼻子上。我把眼鏡推來推去。我指望咖啡叫醒我。指望音樂幫我熱身。搞半天才鬆開了腦的結。翻開了亂七八糟的潛意識。一兩個小時就過去了。有時候寫好幾天的都廢掉了。被抱在膝上玩弄。眼鏡的姿勢不對令我無法寫作。咖啡的溫度不好令我無法寫作。我在方形的電腦方形的桌子方形的泳池裡溺水了。我感到我想去泳池的渴望。那個赤裸的方形。我感到我的身體了。我坐下來感到我的背脊。感到我的肩膀。感到自己和石頭沒兩樣。

啊那金黃色正在一天天縮小。喀啦作響發出了小小噪音。停在我心臟的棕色蝴蝶上。路沒法直直走。我自己寫出來的大火熄滅了。被那些貓毛熄滅了。我對我的棕色蝴蝶我的金黃色一目了然。對我廢棄的身體一目了然。沒有門。沒

有碎玻璃。我可以隨心所欲地穿過。我佔據自己的金黃色自己的棕色蝴蝶。如果我今天覺得怪怪的。是因為我沒吸夠我的貓的土黃色氧氣。台北陰天的天色。南島的辣椒溶在我的喉尖。我胃裡。我鼻涕裡。

兩點半的太陽填平了路面。粗野了我的意志。直了我的腰。我和我的白日夢停在路上。路人不斷盯著我們看。我唱起了小時候跳舞的歌。呀青草地呀牽牛花。路上的野花編花環。然後我忘詞了。你還不去洗衣。不去洗自己的靈魂。我的身體每天都在用咖啡用紅茶洗。從黑色汁液洗成透明汁液。實在辛苦了。我細細地切長豆。風從後門斜進來也被我切了。我用小火煮東西。把那些闖進來的風也煮了。我的生活心得是自己煮飯。因為我需要吃飯。

我看的那些展都忘記了。誰還會記得看過什麼畫。我新的眼睛已經在玩煮飯遊戲了。我新的耳朵已經聽見飯煮好的聲音了。我新的舌頭會辨認我煮的東西。我舊的眼睛被兒子玩掉了。從冬天到春天。冷變瘦了。我新的手腳也正要吐芽而出。

我圓形的眼珠。圓形的乳房。圓形的靈魂。我也是作家嗎？把眼鏡戴好。我當然不是。我的白日夢坐進車裡。和那

頑強的黑暗在一起。我得開車載它。白日夢的身體變成細細瑣瑣的不熟。不熟的腳不熟的房子。這時間我在跑道外。在南中國海。不是台北的顏色。我的新眼睛是野貓的顏色。我會洗碗了。洗眼睛。水沖進眼睛裡。每天洗眼睛。做眼睛的苦力。把刺拔出來。把眼睛洗亮。

我們都是從眼睛出來的。母親的眼睛。從故鄉的腳出來的。吃故鄉的香蕉長大的。從白日夢的車子出來的。你看，我在專心掃地。專心洗碗。句子從一大早就疊滿水槽。跟一堆杯碗在一起。



## 我在台北病了

我在台北病了。我先生知道我病了。看過我跟貓的樣子就知道我病了。我小孩也知道我病了。我看我先生也覺得他病了。每天看爛影片。我看我鄰居也覺得他們都病了。早上遇到管理員都說早安再見。

我躲在家裡。把樹種滿陽台就沒人看我了。我先生說我病了。把樹種得密不透風。我還想找一些可以養在家裡的樹。把家裡種得都是樹。把衣服曬滿陽台。在台北老公寓。就是躲在衣服後面。我常覺得住在這種不見天日的公寓是一種病。在冷氣超市買食材是一種病。可我不時就去冷氣超市買東西。扛回家。一切都很冷氣。我聞那隻貓的毛才會覺得自己好一點。她身上沒有冷氣味。很正常。我越來越不正常了。因為都吃冷氣食物。渾身提不起力氣。在傳統市場找到一串真的香蕉。日日盼它熟。熟後一天吃了七根。

冬天我把家裡緊閉。身上穿三層。我受不了冷。又覺開暖氣浪費。只好在身上裹了一層又一層。五點就落日了。又是陰暗一片。大家習慣外食。都是車子聲。裝修聲。人聲穿透。每天都有人煮麻油雞。整座台北是透明的。我躲在密閉的箱子睡覺。人人都需要一個箱子。一個小小的箱子。

把貓養在家裡是一種病。每天鏟貓砂是一種病。每天抱貓是一種病。跟貓睡也是一種病。這種病令人幸福得無話可話。離接小孩還有一個小時。我越像瘋子那樣高聲呼叫愛貓名字。我在台北最熟的是便利店店員。他不用問手機末三碼可以直接取出我的書包裹。幼稚園老師也對我很好。每天幫我管小孩陪小孩玩。對面鄰居不要再罵孫子了。雖然不關我的事。我家裡滿地貓毛。三天要打掃一次。這些事不用講給鄰居聽。

我的貓的臉是埃及人身體是美洲豹。她跟我一樣喜歡把外套穿在身上。我在偷看野貓。看貓是我唯一的樂趣。不看小孩。討厭娃娃車。我想到沒有孩子聲的地方。這是一種病。孩子太吵。在泳池吵。在餐廳吵。在捷運吵。在火車吵。孩子永遠在吵。所以我只好聞貓。聞貓會讓我覺得好一點。

看著台北老公寓拖著大大的一台又一台的冷氣機。發出巨大的噪音。陰暗的方形入口。空中沒有鳥。鳥在公園吃魚。看一間間裝潢明亮嶄新的店。人們在裡面幸福吃東西的樣子。一切都是透明的。我又覺得自己快病了。渾身提不起勁。診所醫院都是滿滿的人。我躲在我的貓身邊緊緊靠著她。這才又變好了。我的貓是我的藥。我喜歡這種藥。喜歡看這種醫生。

我上的是貓的學校。在台北老公寓。沒有課本。不用眼睛。只要聞貓的體味。用鼻子爬在貓的身上。歡天喜地吸她。浮出水面。一次又一次感覺到她給我的巨大能量。感到她拉了我一把。感到她把我抱在懷裡。不厭其煩的。感到她是我在台北的母親。不用說話的母親。

我沒有寫過笑。笑在一張廢紙上。我不會寫笑。一個個笑好像跟我沒有關係。笑在那張郵票上。貓笑的味道。這些笑都記在活著裡。在命運的長方形裡。人們在裡面會死得很安穩。我的貓睡了。睡成一個圈。人睡成長方形。我把書闔上了。把方形闔上了。把頭靠在圈圈上。我把人類的笑容脫掉了。換上貓的。貓不照鏡子。貓毛就是一面鏡子。忠實地映照她自己。

